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6(2) 119–138
© The Author(s) 2015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sagepub.co.uk/journalsPermissions.nav
DOI: 10.1177/1606822X14556607
lin.sagepub.com

《世說新語·排調》說：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洵！〔怎麼這麼冷！〕」劉既出，人問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沒有見到其他特別，只聽到他口講吳語罷了。〕」

陳寅恪 (1936) 在〈東晉南朝之吳語〉引這段然後說：

琅玕王導本北人，沛國劉惔亦北人，而又皆士族。然則導何故用吳語接之？蓋東晉之初，基業未固，導欲籠絡江東之人心，作吳語者，乃其開濟政策之一端也。

陳先生指出當時的「吳語、吳音」跟中原之音大不相同，而且由於北方士族公元 317 年隨晉室南渡，使北語在南方成為士族語言，只有庶族才用吳語，江南的士族大多數也用北語，如《宋書·顧琛傳》：

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

可見其餘士族雖然本是吳人，但在朝廷裡或公事交往時已不說吳語。顏之推 (531–597?) 《顏氏家訓·音辭篇》云：

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

就是因為南方士族操北語，庶族操吳語。

在三四十年代，我們對東晉南朝之吳語的了解只限於文獻上零星的記載，如《世說》所說的「洵（東西冷）」是吳語的詞彙。到了八十年代，由於閩語研究的進步，丁邦新、羅杰瑞先後提出一個假設：東晉南朝的吳語是現代閩語的來源。

丁邦新 (1988) 在〈吳語中的閩語成分〉說：「差不多十年以前，我曾在台大的方言學課上猜測東晉南北朝時代的所謂『吳語』未必是今天的吳語，而是現在閩語的前身。……這個猜想現在從吳語的白話音得到證明。在南北朝北語勢力越來越強大時，原來的吳語潛藏到白話層裡，只留下部分的痕跡，就是我們現在在平陽蠻話及麗水方言中所發現的具有閩語特色的白話音。我們可以說南北朝時代的吳語就是現在閩語的前身，而那時的北語則是現在吳語的來源。」

更早，羅杰瑞 (1983) 在〈閩語裡的古方言字〉有類似的說法。羅杰瑞指出「羊_蠅、夥_多、櫟_勺、簪、碗_袖、藻_{浮萍}、蟻、脰、洵_冷、農_人、浦、隩（澳）」等 14 個東晉南朝的方言詞現在還保存在閩語裡，然後說：「陳寅恪 (1936) 和 Richard Mather (1968) 曾說明東晉南朝的（古）吳語和晉室南渡（317 年）時北方士族帶來的北語（洛陽音）有很大的差別，而這種南渡北語以後成為《切韻》(601) 的主要成分。閩語裡最古老層次中的詞彙（如『洵、農、櫟、藻』）和《切韻》中的詞彙不同，更可以說明閩語是一種《切韻》前的『吳語』或江東方言。東漢以及南朝的古吳語，無疑是導源於西漢時代的若干方言，其中可能包括古代楚國或吳國的語言。」

丁、羅兩位不約而同的都認為閩語最古老的層次保存著秦漢音。羅杰瑞 (1979) 在〈閩語詞彙的時代層次〉說明閩語有大量的字文白兩讀，還有一些字一字三讀。例如福州話的「懸」字就是一字三讀：

1. 懸 [keiŋ²]：意思是「高」
2. 懸 [heŋ²] 落來：意思是「垂下」
3. 懸 [hieŋ²] 空：意思是「吊在空中」

「懸」是個匣母字，它在最古老的層次聲母的讀音是陽去調的 *k-*，更早讀 *g-*。其他兩個層次聲母是陽去調的 *h-*，來自更早的 *ɣ-*。

除了「懸」[keiŋ²] 字以外，閩語還有「猴、糊、鹹、滑、厚、寒_{天冷}、縣、汗、含_{~口水}」等匣母字讀陽調的 *k-* 聲母，也就是說，讀同群母。¹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71) 說：

上古 *g+(一、二、四等韻母)- > 中古匣母 *ɣ-*

可見匣母字讀同群母是上古音的現象。

丁邦新 (1983) 在〈閩語白話音分支時代考〉指出閩語中少數幾個支韻字如「騎、寄、蟻」等，上古屬歌部，今音的韻母都讀 *-ia*，表現的正是西漢和東漢之交的現象。

	上古音	中古音	廈門	福州 (-ia > -ie)
騎	gjar	gjě	ɕk'ia	ɕk'ie
倚	gjar	gjě	k'ia ²	k'ie ²
寄	kjar	kjě	kia ²	kie ²
蟻	ngjar	ŋjě	hia ²	ɲie ²

在漢語史上，西漢還保存上古歌部三等的 *-jar* [> *-jai*] 韻母，東漢變為 *-jei*。漢代以後支韻字的元音就漸漸前移，讀為高元音或舌尖元音，沒有再出現讀 *-ia* 的情形。閩語這些字韻母今讀 *-ia* 是因為在舌根音聲母後失落 *-jar* 的 *-r* [> *-i*] 尾，同時保留剩下的 *-ia*。由此可見閩語白話音極可能是西漢末年、東漢初年從古漢語方言而出的。

據上所述，閩語是個古老的方言，保存了秦漢時代的聲韻系統。「閩語的形成」可以分成兩個問題。(1) 閩語的前身在何時何地形成？(2) 閩語的前身怎麼會遷入偏遠的閩地？丁邦新、羅杰瑞都認為「東晉南朝的吳語」是解答第一個問題的關鍵。下面要用兩種資料來支持丁、羅兩位說法。

¹ 陳章太、李如龍《閩語研究》，頁 10。

(甲)《吳語處衢方言研究》(2000)報導七個浙西南的處衢方言：開化、常山、玉山、龍游、遂昌、雲和、慶元。其中慶元話最值得注意。下面會看到：(i)「淘、儂、骹、腕、夥、櫟、藻」等保存在閩語裡的方言詞，也保存在慶元話裡；(ii)「懷、厚、銜、含、寒」等匣母字在慶元話也讀陽調的 k- 聲母。

(乙)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 (460–524) 譯的《孔雀王咒經》用「吳音」的小注說明吳音的「寒」字音譯梵文 Gandhāra (健馱羅) 的第一個音節。據此，吳音的「寒」字聲母是 g- 而不是匣母的 γ-。

2. 東晉南朝吳語的音和辭

2.1 詞彙方面

「淘、儂、夥、骹、腕、藻、櫟」等東晉南朝的古方言詞，現在還保存在閩語裡，也保存在吳語處衢方言裡，下面先介紹這些方言詞在文獻裡的出處，再說明這些字在閩語和處衢方言裡的用例。為行文方便，《吳語處衢方言研究》下面簡稱《處衢方言》。

(1) 淘

《世說新語·排調》：「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淘！」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集韻》：「漚漚淘，楚慶切，冷也，吳人謂之漚。」《集韻》：「清清，七正切，說文寒也」。

今各地閩語多有「漚」的說法。福州天冷調 [tshɛiŋ⁵]_{水冷曰凍}²，冬天調「漚天」，冷汗曰「漚汗」；閩北天冷、水冷、飯涼都說「漚」[tsheɪŋ⁵]：「漚天、漚水、漚飯」；閩南也都可以說「漚」[tshin⁵]，天冷也說「寒」[kuã²]。（李如龍 2001:195）

慶元東西冷調「清」[tshəŋ⁵]，天冷調「寒」[kuã²]。常山東西冷、天冷都說「清」[tshã⁵]。遂昌天冷調「清」[tshəŋ⁵]，東西冷說「涼」[liãŋ²]。（《處衢方言》406–407）

(2) 儂

「儂_人」字在《樂府詩集》〈吳聲歌曲〉裡常見，例如：

² 聲調 1、3、5、7 代表陰平、陰上、陰去、陰入；2、4、6、8 代表陽平、陽上、陽去、陽入。

赫赫盛陽月，無儂不握扇。（夏歌二十首之十六）
 獨眠抱被歎，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梁包明月前溪歌）
 聞歡得新儂，四支懊如垂。（讀曲歌八十九首之二十七）
 詐我不出門，冥就他儂宿。（讀曲歌八十九首之四十八）

閩東閩南用「儂」，福州 $n\text{ö}y\eta^2$ ，福鼎 $ne\eta^2$ ，廈門 $la\eta^2$ ，潮州 $na\eta^2$ 。閩北用「人」，建甌 $nein^5$ ，建陽 $noin^2$ 。（《閩語研究》89）

處衢方言除了雲和用「人」[$n\epsilon^2$]以外，其他方言一律用「儂」。（《處衢方言》312–313）

(3) 夥

《方言》7/21：「凡物盛多謂之寇，齊宋之郊，楚魏之際曰夥。」
 《說文》：「𡗗，齊人謂多也。」《廣韻》：「夥，胡果切，楚人云多也。」

羅杰瑞 (1983) 指出閩語還在用「夥」。例如「多少」福安說 $ni^{78} o^6$ 「若夥」；福州 $nio^{78} uai^6$ 「若夥」；廈門 lua^6 是「若夥」的合音詞；邵武 uai^3 「多」。

處衢方言只有慶元 [ua^3] 雲和 [ua^3] 用「夥」，其他方言用「多」。《處衢方言》451 頁：

〔雲和〕（路）越走越遠，（話）越講越夥 [ua^3]
 〔慶元〕越走越遠，越講越夥 [ua^3]

(4) 骹

《廣韻》肴韻口交切：「跲，脛骨近於足細處。骹，上同。」

丁邦新 (1988) 指出，這個字出現在南朝的口語裡，《南史·王亮傳》：

時有晉陵令沈嶺之性粗疏，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嶺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骹尊傍犬？爲犬傍無骹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請告示。」亮不履下床跣而走，嶺之大笑而去。

閩語管腳叫「骹」，如廈門，潮州、福州 kha^1 ，建甌 $khau^1$ 。閩語管腳叫「骹腿」，如廈門，潮州 $kha^1 thui^3$ ，福州 $kha^1 l\text{ö}y^3(th-)$ ，建甌 $khau^1 tho^3$ 。（《漢語方言詞匯》263，264）

腿在處衢方言，有的用「腿」，有的「腿」「腳」兼用，有的「腿」「骹」兼用，只有常山、遂昌、慶元用「骹_{包括腳}」，不用「腿」，也不用「腳」。《處衢方言》326–327 頁：

骹_{包括腳} 常山 kho^1 ，遂昌 $khew^1$ ，慶元 kho^1

(5) 袖

《方言》29/32：「袖襦謂之袖」。郭璞(276–324)注：「衣襟音襦，江東呼袖，音婉。」

今閩語多稱衣袖為「手腕」。福州音 [tshiu³ uoŋ³]，建甌音 [siu³ uin³]，廈門音 [tshiu³ ŋ³]。各地都還說「長袖_{長袖}」，「短袖_{短袖}」，「手腕頭_{袖口}」。(李如龍 2001:195)

處衢方言多稱衣袖為「手腕」。常山音 [tshuə³ oŋ³]，遂昌音 [tɕhyɿ³ əŋ³]，慶元音 [tɕhye³ iəŋ³]。開化說「袖袖」，龍游、雲和說「衫袖」。(《處衢方言》394–395)

(6) 藻

《爾雅注疏》8/12a：「萍藻。郭璞注：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廣韻》：「藻，符霄切，方言云：江東謂浮萍為藻。」

「藻」在閩語：福安、福州 phiu²；廈門、揭陽 phio²；建甌 phiau⁵，建陽 phio²，永安 phiu²，將樂 phiau⁹，邵武 phiau⁷。(羅杰瑞 1983:206)

處衢方言一律用「藻」。《處衢方言》392–393 頁：

詞 489 浮萍，藻 開化 biəu²，常山 bivu²，玉山 biəu²，龍游 bio²，遂昌 biəu²，雲和 bio²，慶元 piə²。

(7) 櫬

《方言》卷五：「櫬，陳楚宋魏之間或謂之簞，或謂之櫬，或謂之瓢。」郭璞注：「今江東通呼勺為櫬，音義。」《廣韻》：「稀，許羈切，杓也。」

今沿海閩方言還有好些帶「稀」字的說法。福州的「鬻稀」[hau⁶ hie¹] 是鬻魚的殼製成的水勺，輕而薄，遇熱水軟而不裂。……廈門話除了說「鬻稀」[hau⁶ hia¹]，還說「瓠稀」[pu² hia¹]，是用半個葫蘆製成的水勺，又說「粗稀，稀仔」是指大小羹勺。(李如龍 2001:195)

處衢方言只有慶元話保存了「櫬(稀)字」。《處衢方言》295 頁「瓢」，慶元話「蒲⁴稀¹」。

下面的表總結本節討論過的保存在吳語、閩語裡的古方言詞。

	遂昌	慶元	廈門	福州
(天氣) 冷	清 tshəŋ ⁵	寒 kuā ²	寒 kuā ²	淘 tsheŋ ⁵
(東西) 冷	涼 lian ²	淘 tshəŋ ⁵	淘 tshin ⁵	凍 tœyn ⁵
人	儂 nœŋ ²	儂 noŋ ²	儂 lan ²	儂 nœyŋ ²

腳	𪗇 khew ¹	𪗇 khɔ ¹	𪗇 kha ¹	𪗇 kha ¹
浮萍	藻 biɐw ²	藻 piɐ ²	藻 phio ²	藻 phiu ²
勺	—	𪗇 xai ¹	𪗇 hia ¹	𪗇 hic ¹
衣袖	手腕 tɕhyɿ ³ ɔŋ ³	手腕 tɕhyɐ ³ iəŋ ³	手腕 tɕhiu ³ ŋ ³	手腕 tɕhiu ³ uoŋ ³

2.2 聲韻方面

2.2.1 梁代譯經《孔雀王咒經》裡的「吳音」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 (460–524) 譯《孔雀王咒經》(《大正藏》No. 984, 卷 19) 457c 有一大串大仙人的名稱：

藹沙多訶摩訶里史大仙人，婆摩個大仙人。……虜喜著鼓大仙人。奪_{吳音}婆莎大仙人。尚求梨大仙人。寒_{吳音}那里大仙人。……毘梨害_{吳音}娑波底大仙人。阿巴里虜大仙人。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字下面注出「吳音」。

Pulleyblank (蒲立本 1979) 在〈幾個南梁譯經裡的口語讀音〉指出《孔雀王咒經》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南朝口語的語音，同時又用田久保周譽 (1972) 《梵文孔雀明王經》注出漢語音譯的梵文原文。

(18) 457c 奪_{吳音}婆娑：梵文 Durvāsa (田久保 53, 1.14)

(19) 457c 毘梨害_{吳音}娑波底：梵文 Brhaspati (田久保 53, 1.16)

(20) 457c 寒_{吳音}那里：梵文 Gandhāra (田久保 53, 1.18)³

(20) 條 Gandhāra 《大唐西域記》稱為健馱邏國，是亞洲古代史有名的大國。「寒_{吳音}那里」音譯 Gandhāra 正好說明吳音的「寒」聲母是 g-，而不是匣母的 γ-。《洛陽伽藍記校釋》卷五，209 頁：

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

³ 上面 (19)「害」、(20)「寒」兩字都帶有「吳音」的小注，可能會引起誤讀。Pulleyblank (1979:318–319) 認為「害」是個去聲字，「吳音」的「害」字還帶著 -s 尾，可以構擬為 γaj-s，相當於梵文的 has。我們不知 Pulleyblank 說得對不對。可以肯定的是：「害_{吳音}」中的「吳音」不是指聲母。因為南來北語（顏之推的「正音」）「害」字匣母 γ- 聲，所以不加「吳音」就可以音譯梵文的 h-。

〔注〕「乾陀羅國」，《魏書·西域傳》作「乾陀國」，《法顯行傳》作犍陀羅，《水經注》作犍陀衛，所引《釋氏西域記》作犍陀越，《玄奘記》作犍馱邏，云「舊曰乾陀衛，訛也」。案，「乾陀羅」、「犍馱羅」為梵語 Gandhāra 之音譯，「犍陀越」、「乾陀衛」蓋由古梵語 Gandhavat 之寫法而來，所指同為一國……

按：犍（居言切，三等見母），健（渠建切，三等群母），乾_{乾坤}（渠焉切，三等群母）作為梵語 gan 的音譯，都不太合適。因為這些字都有 -j- 介音，而原文的 gan 沒有 -j- 介音。

而且魏晉以後的北語（以及南渡北語），根本沒有 gan 或 gam 這樣的音節（見下）。方言中唯一的例外，是東晉南朝之吳語。在這個方言裡，「寒」字讀 gan。所以「寒_{吳音}」可以準確的音譯 Gandhāra 的第一個音節。

不過這裡還有個問題。僧伽婆羅雖然史傳說他「解數國書語」（《開元釋教錄》卷六）⁴ 總不見得會親筆寫下「寒_{吳音}那里」、「奪_{吳音}婆娑」。那麼「寒_{吳音}那里」、「奪_{吳音}婆娑」等梵文的音譯出自何人之手？

答案是僧伽婆羅的譯場有釋寶唱、釋法雲兩位筆受（《開元釋教錄》卷六），都是吳人。

《續高僧傳》卷一：「釋寶唱，姓岑氏。吳郡人。」⁵

《續高僧傳》卷五〈釋法雲傳〉：「釋法雲 (467–529)。姓周氏，宜興陽羨人。講經之妙獨步當時。……天監將末，扶南國獻經三部。敕雲譯之。詳決梁梵。皆理明意顯，狀若親承」。⁶

據上所述，《孔雀王咒經》裡面「吳音」字樣的小注是寶唱或法雲加上去的。「吳音」指的是建康吳郡地區吳人的語音。吳音「寒」字說 gan，不說匣母的 γan，所以「寒」字加了「吳音」的小注才能準確地音譯 Gandhāra 的 gan。

上面看到閩語有「懸、縣、寒、猴、糊、鹹、滑、厚、汗、含」等匣母字讀陽調的 k- 聲母。處衢方言也有同樣的現象。《處衢方言》：

47 頁	開化方音	糊 _麵 guo ⁶ ，厚 gu ⁶ ，含 gon ² ，寒 gon ² ，汗 gon ⁶ ，銜 gā ²
145 頁	龍游方音	懷 gua ² ，厚 gəw ⁴ ，汗 gie ⁶ ，行 _走 ge ²
169 頁	遂昌方音	糊 _麵 guv ⁶ ，繪 guei ⁶ ，厚 gu ⁴ ，含 gəŋ ⁶ ，汗 guā ⁶ ，峽 ga ⁷⁸ ，滑 gua ⁷⁸
194 頁	雲和方音	懷 gua ² ，厚 gəu ⁴ ，銜 gā ²
222 頁	慶元方音	懷 kua ² ，厚 ku ⁴ ，銜 kā ² ，含 kəŋ ² ，寒 kuā ²

⁴ 《大正藏》No. 2154，卷 55，537c。

⁵ 《大正藏》No. 2060，卷 50，426b。

⁶ 《大正藏》No. 2060，卷 50，463c。

由此可見南朝吳音「寒」字讀 [g-] 聲母只是冰山一角，同類的字還有「懷、厚、猴、行、含、銜、汗、繪、峽、滑、懸^高、縣、鹹、環」。這些字的 [g-] 聲母大部分保存在閩語和浙南吳語，小部分（如「環」、「厚」）保存在上海、蘇州、常州、無錫等北部吳語。

《玉篇》是吳郡人顧野王（公元 519–581 年）在梁武帝大同中奉詔編撰，書成於梁武帝大同九年（公元 543 年）。下面列舉「寒」、「汗」等字在《玉篇》及《切韻》裡的反切：⁷

	寒	汗	含	厚	滑	行	懷
玉篇	何丹	何旦	户耽	胡苟	獲八	遐庚	胡乖
切韻	胡安	—	胡南	胡口	户八	胡孟	户乖

可見「寒」、「汗」等字在《玉篇》的聲母是匣母 γ-，在《切韻》也是匣母 γ-。

釋寶唱、釋法雲 (467–529)、顧野王 (519–581) 都是吳人，都在梁武帝治下編撰《玉篇》或翻譯佛經。《玉篇》「寒」字何丹反，和《切韻》胡安反一樣，聲母是匣母 γ-，「寒」字讀 [ɣan]。那是因為《玉篇》和《切韻》紀錄的是南北朝士人讀書時用的「正音」。「吳音」的「寒 [g an]」字是吳人的口語音。所以《玉篇》不列，《切韻》系列的韻書——如《唐韻》、《廣韻》——也不列。

蒲立本 (1962:87)、柯蔚南 (1981:136) 用東漢翻譯佛經的資料說明匣母開口字在東漢洛陽音的聲母是 g-：

阿含	² â ɣəm	梵文	āgama
阿那含	² â nâ ɣəm	梵文	anāgāmin
恒	ɣəŋg	梵文	gaṅgā

柯蔚南 (1974–75) 在〈魏晉時代的聲母〉用孫炎《爾雅音》、李登《聲類》、郭璞《爾雅音》的資料說明魏晉時代北方已經發生了以下的音變：

魏晉 上古 *g-+(一、二、四等韻母)- > 中古匣母 γ-

據此，當晉室南渡（317 年）時，北人帶著這種匣母讀 [ɣ-] 聲母的字來到江東，到了六世紀初《玉篇》成書之時（543 年），就會有上面看到的「寒」、「汗」、「含」、「行」等字讀 [ɣ-] 聲母的結果。但是「吳音不變」的本地人，如釋寶唱、釋法雲、顧琛，「寒」、

⁷ 《玉篇》的反切根據周祖謨 (1966b)〈萬象名義中的原本玉篇音系〉。《切韻》的反切根據李榮 (1952)《切韻音系》。李榮先生在序裡說是根據故宮博物院景印的《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

「含」、「汗」等字的聲母還是讀 [g-]。也就是說，東晉南朝的吳語保存了兩漢時代的匣母讀 [g-]。

2.2.2 閩語和慶元話的歌部一等字及歌部三等字

(a) 慶元話果攝的少數字讀 [ɑ ua ai uai] 等韻。（《處衢方言》222 頁）

歌韻：多_幾 dai¹，拖 tha¹，籬 la²，個 kai⁵，蛾 uai²

戈韻：磨_刀 mai²，破 pha⁵，簸 bai⁵，螺 lai²，火 xuai⁵，夥 ua³

這些字上古屬歌部一等，它們在閩語裡的演變如下：

	籬	磨 _刀	簸	我	破	拖	夥
福州	lai ²	muai ²	puai ⁵	ŋuai ³	phuai ⁵	thua ¹	uai ⁶
廈門	lua ²	bua ²	pua ⁵	gua ³	phua ⁵	thua ¹	ua ⁶
慶元	la ²	mai ²	¹ bai ⁵	uai ² （蛾）	pha ⁵	tha ¹	ua ³

閩語「磨、籬、破、夥」等字早期的韻母是 *-ai。跟閩語比較，可見慶元話「磨、籬、破、夥」等字早期的韻母也是 *-ai。易言之，閩語和慶元話都保存了歌部一等的西漢音 *-ai。

(b) 慶元話支韻的少數字讀 [ɑ ai] 等韻。（《處衢方言》223 頁）

支韻：蟻 ŋa⁴ [玉山 ŋai⁴]，倚 [ua³]，檝（稀）xai¹，倚 kai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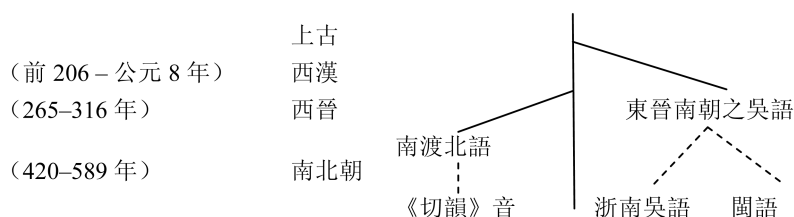
這些字上古是歌部三等，它們在閩語裡的演變如下：

	蟻	倚	檝	倚	寄	騎
福州	ŋie ⁶	khie ⁶	hie ¹	ai ³	kie ⁵	khie ²
廈門	hia ⁶	khia ⁶	hia ¹	ua ³	kia ⁵	khia ²
慶元	ŋa ⁴	kai ⁴	xai ¹	ua ³	—	—

我們在第一節看到這些字的西漢音韻母是 *-jai。跟閩語比較，可見慶元話這些字的西漢音韻母也是 *-jai。但是慶元話的演變和閩語稍微不同：慶元話是失落 -j- 介音，閩語是失落 -i 韻尾。例如檝（許羈切）*hjai，失落 -j- 介音就變為慶元 xai¹，失落 -i 韻尾就變為廈門 hia¹。蟻 *ngjai，失落 -i 韻尾就變為廈門 hia⁶；失落 -j- 介音就變為玉山 ŋai⁴，再失落 -i 韻尾就變為慶元 ŋa⁴。

3. 漢語方言史裡的東晉南朝之吳語及南渡北語

第二節曾說明 (1) 東晉南朝之吳語保存了西漢的聲韻系統，如匣母讀 *g-*，部分支韻同歌韻；(2) 東晉南朝之吳語留下兩個後身，一個是閩語，另一個是浙南吳語；(3) 晉室南渡（317 年）給江南帶來北語，而這種南渡北語匣母讀 *ɣ-*。下面的譜系樹顯示南北朝時代江東的情形，同時詮釋《顏氏家訓》的「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



關於西漢以來長江以南的情形，周一良 (1997:544) 在〈怎樣研究魏晉南北朝史〉⁸ 說：

地，是指歷史人物所活動的地理舞台，亦即空間方面。……西漢以來長江以南和浙江、福建兩省，只設立了一個會稽郡〔治吳，今蘇州〕。東漢在長江以南又設立了吳郡〔治吳縣，今蘇州〕，會稽郡〔治山陰，今紹興〕仍然包括了今天的兩省。經過孫吳和南朝，南方得以開發，經濟大為發展，反映在地理建制上，就是郡縣數目大為增加。

西漢、東漢的建制所反映的是漢人在西漢時代來到會稽、吳郡地區。他們帶來的西漢音，因為隔了一條長江，沒有受到北方音韻演變的影響。等到晉室南渡，北方士族來到江南，碰到當地（吳郡）庶族的語言，就把這種語言稱為「吳語」。

換句話說，我們回答了本文提出的第一個問題：閩語的前身在何時何地形成？答曰：閩語的前身——東晉南朝的吳語——是西漢時期在吳郡、會稽地區形成的。

至於第二個問題：「閩語的前身怎麼會遷入閩地？」前人議論頗多，一般認為是六朝時期從浙東的會稽、臨海、永嘉等郡渡海到達閩地的晉安（治侯官，今福州），南安（治晉安，今泉州）等郡。李如龍 (2002:208) 在〈閩語〉章「閩語的形成」說：

晉宋之後，從黃河流域南渡的漢人經過江東之後又逐漸南移入閩。西晉新立的「晉安郡」及東晉之後出現的泉州附近的「晉江、洛陽江」之名，梁天監中又析晉安南境置南安郡等事實都是晉人南遷入閩的證明。六朝時漢人入閩除閩北以外，是以福州、泉州為中心的，……。

⁸ 這篇文章收入周一良 (1997)《魏晉南北朝論集》，頁 543–550。

故事還沒有說完。會稽、臨海、永嘉等郡的「東晉南朝之吳語」在唐代或更晚繼續南移，就進入浙南的東陽（今金華）、處州（今麗水）、衢州（今衢州）地區。吳語處衢方言之所以和閩語相似，就是因為這兩種方言同根生——都是導源於「東晉南朝之吳語」。

何大安 (1994:133) 對漢語音韻史的分期有中肯的看法。

因此東漢以上，是一個大段落，可以稱為上古音 (Old Chinese)。魏晉至隋唐是一個大段落，可以稱為中古音 (Middle Chinese)，中古音之中，魏晉是前一個階段，可稱中古早期 (Early Middle Chinese)，宋以後迄唐末是後一個階段，可稱中古晚期 (Late Middle Chinese)。

按照何大安的分析，南北朝時期的南渡北語是西晉以後的音韻系統，屬於中古早期。東晉南朝之吳語保存著西漢音，屬於上古晚期。所以這兩種方言代表兩個不同的時代。具體的說，它們之間的差別包括兩點：

	匣母	歌部三等字（如蟻、寄）
南渡北語（魏晉音）	ɣ-（寒 ɣan）	-jei（蟻 ngjei、寄 kjei）
東晉南朝的吳語（西漢音）	g-（寒 gan）	-jai（蟻 ngjai、寄 kjai）

下篇 試釋《顏氏家訓》裡的「南染吳越，北雜夷虜」

4. 試釋「南染吳越」

顏之推 (531-597?) 在《顏氏家訓·音辭篇》說

然冠冕君子，南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

顏之推在這段談到南北之別，也談到南方內部的差別。要了解〈音辭篇〉的寫作背景，應該記住顏之推的身世。《北齊書·顏之推傳》：「顏之推字介，瑯琊臨沂人也。九世祖含從晉元東渡。」顏之推雖然 531 年生於南方的江陵，又在南方度過青少年，他還是以南渡北人的士族自居。「然冠冕君子，南方為優」寫的就是顏之推自己這種人。「南染吳越……皆有深弊」這句話也是從僑姓高門之後的觀點寫的。

《顏氏家訓·音辭篇》的「南染吳越」可以從「辭」和「音」兩方面來看。在辭的方面，南方庶族語多方言俚語，如「淘、儂、𪗇、夥、碗、櫪、藻」等詞。在音的方面，南方

庶族多吳音，如「寒、汗、含、厚、行、銜、懷、猴」等匣母字聲母讀濁塞音 g-，部分支韻字如「蟻、寄、櫪」韻母讀 -jai。

我們可以想像顏之推在金陵時，牆外傳來一片喧嘩聲，隱隱約約的可以聽到：

淘如鬼手馨，強來捉我腕。
 儂有兩骰，蟹有八骰。
 風吹冬簾起，許時寒_{吳音} (gan) 薄飛。
 憶我懷 (guai) 中儂，單情何 (ga) 時雙？
 何 (ga) 以善儂少，惡儂夥？⁹

於是顏之推頗有感觸：這一定是閭里小人在操他們的吳語，我琅琊顏氏的子弟可不要學他們的歪樣。

5. 試釋《北雜夷虜》

「北雜夷虜」按照周祖謨〈《顏氏家訓音辭篇》注補〉的解釋是「惟北人多雜外族之音，語多不正」。顏之推從天保九年 (558) 起仕於北齊歷二十年。北齊滅後，又仕於北周 (577–581)。北齊、北周都是鮮卑語、華語兼用的社會。所以「北雜夷虜」應該是指北人的語言裡夾雜了鮮卑語的詞彙。

具體的例證是借自鮮卑語的「哥」字。我寫過〈「哥」字來源補證〉(1997) 一文，下面簡述該文的論點。

(1) 阿爾泰語中有 *aqɑ 一詞，意思是「父，兄，長者」。

Poppe (1965:195, 206) : Evenki aka 「父母之弟」；蒙古語 aqa 「兄」；古突厥語 aqa 「兄」；Yakut aya < aqa；「父」；Karaí aya < aqa 「chief，長者，族長」。

用這些資料，可以擬構 *aqɑ 「兄，父」，借入漢語是「阿哥」。失落「阿」字剩下來的就是「哥」。

從唐代起，「哥」字開始在口語裡代替了「兄」字，如《唐五代語言詞典》（江藍生、曹廣順 1997:136）所舉的例：

⁹ 上面兩個「何」的疑問詞用法，見於吳語溫州方言。《溫州方言詞典》120 頁，〔何乜〕ga² ni² 什麼：～人？；〔何時節〕ga² zi² si⁷ 什麼時候。

[哥] gē 指父親或兄長。又作「歌」。《舊唐書》卷一〇六

〈王琬傳〉「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有違犯，不言憂患轉深，為臣為子，計無所出』」（「四哥」指唐睿宗，玄宗之父）《舊唐書》卷六四〈舒王元名傳〉：「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

《變文集》卷二〈舜子變〉：「與阿耶三條荆杖來，與打殺前家歌子。」（後兩例指兄）

[哥哥] gē gē 同「哥」，指父兄，較早時又作「歌歌」。

孫光憲〈浣溪沙〉詞：「醉後愛稱嬌姐姐，夜來留得好哥哥，不知情事久長麼。」《變文集》卷八勾道興〈搜神記〉：「其田章年始五歲，乃於家啼哭，喚歌歌娘娘。」

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1) 漢語的「哥」及「哥哥」都是兼指父親與兄長。那是因為「哥」字的來源——阿爾泰語的 *aqa——本來就有「父」、「兄」兩義。(2) 「哥」字最早出現於李唐皇室成員的口中。那一方面是因為皇室的話值得記載，另一方面是因為李唐皇室母系多鮮卑人，她們的話中就有 *aqa，「阿干」等詞。陳寅恪(1943)說過：

若以女系母統言之，唐代創業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為獨孤氏，太宗之母為竇氏，即紇豆陵氏，高宗之母為長孫氏，皆是胡種，而非漢族。

(2) 鮮卑語有「阿干」一詞，意思是「兄」，也是官名，這是阿爾泰語 *aqa「父、兄」在文獻裡最早的記錄。

《晉書·西戎·吐谷渾傳》說前燕慕容廆和他的哥哥吐谷渾因為兩部馬鬪而吵架，吐谷渾率部遠走，廆派人追不果，〈吐谷渾傳〉下面接著說：

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

「阿干」又是官名：

長子可悉陵……拜內行阿干（《魏書·常山王遵傳》）

拔拔陵號阿若諺……生〔宇文〕系，位至內阿干。（《新唐書·表第十一下·宰相世系一下》）

(3) 「阿干」在南北朝時代的語音是 a-kan，和 *aqa 相比，只是多了個 -n 尾，下面解釋 -n 尾的來源和構詞功用。

匈牙利學者 Louis Ligeti (1970) 有篇文章討論鮮卑語。他認為鮮卑語屬於蒙古語族，而不是像以前所說的屬於突厥語族。至於 -n 詞尾，Poppe (1955:175–177, 185–187) 指出，以《華夷譯語》和八思巴為代表的中古蒙古語，-n 尾表示多數，例如 élč'in，使者們（單數 élč'i）；jabugun，去的人們（單數 jabuquī）；《華夷譯語》裡的 qualayan，賊們（單數 qulayai）。

Ligeti 指出，更早在鮮卑語裡，-n 尾的語法功用是定指。

舉例而言，英文的 the 是定指冠詞，a 是不定指冠詞。英文的 secretary 意思是秘書、書記，一般的職務是打字、接電話、收發信件，位置卑微。但是美國聯邦政府的部長也叫 Secretary，外交部長（國務卿）叫 Secretary of State，財務部長叫 Secretary of Treasury，碰到這種「部長」意義的 Secretary 需要大寫，介紹的時候要加定指冠詞 the。

鮮卑語 -n 尾的功用就是像英文的大寫或者加 the，把通名變成專名，把職稱變成官名，專指某一個擔任這個職務的人。

現在再來討論兩個地名，一個姓氏的例子。

《元和郡縣圖志》（813 年）卷第三〈關內道三〉：「清水，俗名去斤水，北自金明縣界流入。《地理志》謂之清水，其肥可燃。鮮卑謂去斤水」。

這條河在唐代延州膚施縣。蒙古語 köke、突厥語 kök 意思是「青、藍」，加上 -n 尾就變成「去斤」Küken, Kükin, 漢語譯作「清」。

《蒙古秘史》（札奇斯欽 1979）第 150、177、249、250 節有個叫「合申」Qašin 的地名，指的是西夏。這個語詞是漢語的「河西」後面加 -n 尾。黃河的西邊都可以叫「河西」，加了 -n 就變成專名，專門指西夏。

北朝胡姓中有個叫「乙旆」的姓。

《魏書·官氏志》說：「乙旆氏後改為叔孫氏」。

《廣韻》入聲質第五「乙」字：「又虜複姓三氏，後魏獻帝命叔父之胤曰乙旆氏，後改為叔氏。」

Boodberg (1936:178) 指出，「乙旆」Ičīn、Ečīn 所代表的語詞是突厥語 iči「兄，叔父」（維吾爾語 iči，鄂爾渾突厥碑文 eči¹⁰），後面加上 -n 尾。這樣，表示「叔父，兄」的語詞就變成皇叔那族的姓。

現在可以回到「阿干」來了。鮮卑語 *aqa「兄，父」是個通名，加上定指詞尾 -n 就變成「阿干」，可用作官名。「阿干」這裡猶如幫會裡的「老大」、皇室諸兄弟中的太子。「內行阿干」可能是那群都可以稱為 *aqa 的人的領袖。

還有，率部遠走的吐谷渾是一個部落的酋長，而慕容廆是另一個部落的酋長。稱吐谷渾為「阿干」是尊他為老大而慕容廆自居老二。換句話說，吐谷渾和慕容廆是兄弟部落，吐谷渾居長、慕容廆居幼。

據上所述，北朝的鮮卑語有 *aqa「父，兄」、「阿干」（兄，～長）、「去斤」等詞語。北朝漢人的語言也夾雜著鮮卑語的詞彙，如「阿干」、「*aqa「阿歌」、「去斤」Kükin 等。

¹⁰ 請參看 Tekin (1968)。

引用文獻

- Boodberg, Peter A. 1936. The language of the T'o-pa We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2:167–185.
- Cao, Zhiyun (曹志耘), Hiroyuki Akitani (秋谷裕幸), Itsuku Ōta (太田齋), & Rixin Zhao (趙日新). 2000. *Wuyu Chuqu Fangyan Yanjiu*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 [A Study of the Wu Dialects of the Chuqu Region in Southern Zhejiang]. Tokyo: Kohbun.
- Chen, Yinke (陳寅恪). 1936. Dongjin Nanchao zhi Wuyu 東晉南朝之吳語 [The Wu dialect of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7.1:1–4.
- Chen, Yinke (陳寅恪). 1943. *Tangdai Zhengzhishi Lunshu Gao* 唐代政治史論述稿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draft version)]. Chongq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hen, Zhanqiang (陳章太), & Rulong Li (李如龍). 1991. *Minyu Yanjiu* 閩語研究 [Studies in Min Dialect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Coblin, W. South (柯蔚南). 1974–75. The initials of the Wei-Chin period as revealed in the phonological glosses of Kuo P'u and others. *Monumenta Serica* 31:288–318.
- Coblin, W. South (柯蔚南). 1981. Notes on the dialect of the Han Buddhist transcrip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121–184.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Ho, Dah-an (何大安). 1994. Liusong shiqi zai Hanyu yinyunshi shang de diwei: jian lun yinyunshi de fenqi wenti 劉宋時期在漢語音韻史上的地位——兼論音韻史的分期問題 [The place of Liusong dynasty (420–478) in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with an addition note on th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Vol. 2: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 by Paul Jen-kuei Li, Chu-Ren Huang & Chih-Chen Jane Tang, 125–137.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Hu, Shuangbao (胡雙寶). 1980. Shuo ge 說「哥」 [On the etymology of ge “older brother”].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6:128–136.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Jagchid Sechin (札奇斯欽). 1979. *Menggu Mishi Xinyi bing Zhushi* 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 [A New Translation of Secret History of Mongols with Glossary].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 Jiang, Lansheng (江藍生), & Guangshun Cao (曹廣順). 1997. *Tang Wudai Yuyan Cidian* 唐五代語言詞典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Language of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618–960)].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Li, Fang-kuei (李方桂). 1971. Shangguyin yanjiu 上古音研究 [Studies in Archaic Chines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9.1–2:1–61.
- Li, Rong (李榮). 1952. *Qieyun Yinxi* 切韻音系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Qieyun]. Beijing: Science Press.

- Li, Rulong (李如龍). 2001. *Hanyu Fangyan de Bijiao Yanjiu* 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Dialect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 Rulong (李如龍). 2002. Minyu 閩語 [The Min dialects]. *Xiandai Hanyu Fangyan Gailun*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Dialects*], ed. by Jingyi Hou (侯精一), 207–248.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Ligeti, Louis. 1970. Le tabghatch, un dialecte de la langue sien-pi. *Mongolian Studies*, ed. by Louis Ligeti, 265–308. Amsterdam: Grüner.
- Mather, Richard B. 1968. A note on the dialects of Lo-yang and Nanking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Wen-L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 ed. by Tse-tung Chow (周策縱), 247–256.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Mei, Tsu-Lin (梅祖麟). 1997. *Ge zi laiyan bu zheng* 「哥」字來源補證 [An additional note on the etymology of the word for older brother “ge”]. In *Memory of Mantaro J. Hashimoto*, ed. by Anne O. Yue & Mitsuaki Endo, 97–101. Tokyo: Uchiyama Shoten.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Min dialects.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79.4:268–274.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35–7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83. Some ancient Chinese dialect words in the Min dialects.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83.3:202–211.
- Pan, Wuyun (潘悟雲). 1995. Wen-Chu fangyan he Minyu 溫、處方言和閩語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in dialects and the Wu dialects of the Wen-Chu Region in Southern Zhejiang]. *Wuyu he Minyu de Bijiao Yanjiu* 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 [*Comparative Studies among Wu and Min Dialects*], 100–121.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Pek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ds.) 1995. *Hanyu Fangyan Cihui* 漢語方言詞匯 [*The Vocabulary of Chinese Dialects*] (2nd edi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Pek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ds.) 2003. *Hanyu Fangyin Zihui* 漢語方音字匯 [*The Phonology of Chinese Dialects*] (2nd edition with re-arrangement).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Poppe, N. N. 1955. *Introduction to Mongolian Comparative Studies*. Helsinki: Suomalais-ugrilainen Seura.
- Poppe, N. N. 1965. *Introduction to Altaic Linguistics*.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 Pulleyblank, Edwin G. (蒲立本). 1962.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 58–144.
- Pulleyblank, Edwin G. (蒲立本). 1979. Some examples of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 from the Southern Liang dynasty (A.D. 502–556). *Studia Sino-Mongolica: Festschrift für Herbert Franke*, ed. by Wolfgang Bauer, 315–327.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 Takubo, Shūyō (田久保周譽). 1972. *Bonbun Kujaku Myōōkyō* 梵文孔雀明王經 [The Sanskrit Text of *Mahāmāyūrī* 孔雀王咒經]. Tokyo: Sankibo Busshorin.
- Tekin, Talât. 1968.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83.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54.4:1–14.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88. Wuyu zhong de Minyu chengfen 吳語中的閩語成分 [A Min substratum in the Wu dialect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59.1:13–22.
- You, Rujie (游汝杰), & Qianming Yang (楊乾明). (eds.) 1998. *Wenzhou Fangyan Cidian* 溫州方言詞典 [Dictionary of the Wenzhou Dialects].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 Zhou, Yiliang (周一良). 1997. *Wei-Jin Nanbeichao Shi Lunji* 魏晉南北朝史論集 [Collected Papers on the History of the Wei-Jin and Nanbeichao Period].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Zhou, Zumo (周祖謨). 1966a. *Yanshi Jiaxun Yinci Pian zhu bu* 顏氏家訓音辭篇注補 [Supplementary exegetical notes to the chapter on phonology and diction in the *Family Instructions of the Yan Clan*]. *Wen Xue Ji* 問學集 [Collected Scholarship], 405–433.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Zhou, Zumo (周祖謨). 1966b. *Wanxiang Mingyi zhong de yuanben Yupian yinxi* 萬象名義中的原本玉篇音系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the original *Yupian* (543) as preserved in *Wanxiang Mingyi* (9th century)]. *Wen Xue Ji* 問學集 [Collected Scholarship], 270–404.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Zhou, Zumo (周祖謨). 2000. *Luoyang Qielanji Jiaoshi* 洛陽伽藍記校釋 [The Temples and Monasteries of Luoyang with Emendation and Gloss by Zhou Zumo].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Received 5 March 2014; revised 29 July 2014; accepted 30 July 2014]

435 Rockefeller Hall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Y 14850
USA
tm17@cornell.edu

The “Wu Dialect” of Southern Dynasties and the Origin of Modern Min; Plus an Exegesis of Yan Zhitui’s Dictum, “The South is tainted by Wu and Yue features, and the North is intermixed with barbaric tongues of Yi and Lu”

Tsu-Lin Mei
Cornell University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tries to show that the “Wu dialect” (吳語 Wuyu)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420–589 A.D.) was the source of Modern Min dialects, a thesis first proposed by Ting Pang-Hsin (1988) and Jerry Norman (1983). Two types of new evidence are presented.

First, in the 孔雀王咒經 (*Mahamāyūrī*) (Taisho Tripitika, No.984)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the Cambodian monk Sanghabhara (460–524 A.D.), the character 寒 *han* ‘cold (of weather)’ Middle Chinese *yan* with the subscript Wuyin 吳音 “Wu pronunciation” transcribes the first syllable of Sanskrit *Gandhāra*.

(1) 寒_{吳音}那里 = Sanskrit *Gandhāra*.

This means the initial of 寒 *han* in the “Wu dialect” was *g*-.

The second type of evidence consists of the Wu dialects of the Chuqu (處衢) region of Southern Zhejiang, especially the Qingyuan 慶元 dialect, deep in the hills of southwest Zhejiang. Below I present three comparative tables illustrating the lexical and phonological similarities between Qingyuan and Min dialects.

(2) Middle Chinese 匣母 *Xia* initial (ɣ-) words with *g- initial in Min and Southern Wu dialects:

	寒	含	厚	銜	懷	汗	糊	猴
FC福州	kaŋ ²	kaŋ ²	kau ⁶	---	---	kaŋ ⁶	ku ²	kau ²
XM廈門	kuā ²	kaŋ ²	kau ⁶	---	---	kuā ⁶	ku ²	kau ²
QY慶元	kuā ²	kəŋ ²	ku ⁴	kā ²	kua ²	---	---	---

(3) Old Chinese *Ge* category 3rd division (歌部三等) words with *-jai final in Min and Southern Wu dialects:

	蟻 ‘ant’	倚 ‘to stand’	櫛 ‘ladle’	倚 ‘to lean’
FC	ŋie ⁶	khie ⁶	hie ¹	ai ³
XM	hia ⁶	khia ⁶	hia ¹	ua ³
QY	ŋa ⁴	kai ⁴	xai ¹	ua ³

(4) Ancient dialect words preserved in Min dialects were also preserved in Southern Wu dialects:

	‘cold’	‘human being’	‘foot, leg’	‘duckweed’	‘ladle’	‘sleeve’
FC	凍 tæyn ⁵	儂 nøy ²	骹 kha ¹	藻 phiu ²	櫪 hie ¹	手腕 uoŋ ³
XM	淘 tshin ⁵	儂 lan ²	骹 kha ¹	藻 phio ²	櫪 hia ¹	手腕 ɲ ³
QY	淘 tshəŋ ⁵	儂 noŋ ²	骹 khə ¹	藻 pie ²	櫪 xai ¹	手腕 iəŋ ³

(1) and (2) show that all the *Xia* initial 匣母 words with unrounded vowels had Old Chinese *g- initial in the Wu dialect of Southern dynasties, and in its daughter dialects—the Min dialects and the Wu dialects of Southern Zhejiang.

(3) shows that Old Chinese *Ge* category 3rd division words such as 蟻 *yí* ‘ant’, 倚 *jí* ‘to stand’, and 櫪 *xí* ‘ladle’ had *-jai final in Min and Southern Wu dialects, and that, as Ting Pang-Hsin (1983) has shown, the *-jai final of these words preserves the *-jar final of the Western Han period.

(4) shows that ancient dialect words such as 淘 Middle Chinese *ts’jən* ‘cold’, 儂 MC *nuong* ‘man, human being’, 骹 MC *khau* ‘leg, foot’, 藻 MC *bjau* ‘duckweed, algae’, 櫪 MC *xjie* ‘a ladle, a scoop’, and 腕 MC *’jwən* ‘a sleeve’, preserved in Min dialects, are also preserved in Southern Wu dialects such as Qingyuan 慶元.

(1), (2), (3) and (4) together show that the “Min dialect” of Southern dynasties is ancestral to both the Min dialects and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s, and that the time of its separation from the main strea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an be firmly date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Western Han period (206 B.C. – 8 A.D.).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aper presents an exegesis of Yan Zhitui’s (531–597? A.D.) dictum in the *Family Instruction of the Yan Clan*, “The South is tainted by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Wu and Yue, and the North is intermixed with the barbaric tongues of Yi and Lu” 南染吳越，北雜夷虜。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rst clause draws upon the same type of evidence used 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cond clause rests upon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word for older brother, 哥 *ge*, is a loan words form Xianbei 鮮卑 (an Altaic language) *aqa ‘father, older brother’ and 阿干 *a-kan* ‘older brother’.

Key words: Wu dialect, Min dialect, Altaic language, historical dialectology,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